

112248

基本常識

哲学基本常識

第二輯



楊獻珍、于光遠著



093

2 貳 7

56

甘肅人民出版社

2

112248

1093

7.2K.7-

哲学基本常識

第二輯

楊献珍、于光远著

甘肅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蘭州

哲学基本常識

第二輯

楊獻珍、于光远著

•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蘭州市民主西路七號）

甘肅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甘肅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甘肅分店發行

開本：787×1092公厘1/32·1書印張·25,000字

1957年1月第一版 195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16,800 定價：一角五分

•

一書號：2096·7

目 錄

思維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最根本的問題

也是我們一切实际工作中最根本的問題……楊獻珍（1）

对學習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学方法的一些

意見……………于光远（34）

思維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 最根本的問題也是我們一切 实际工作中最根本的問題

楊 献 珍

一 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这两个名詞的本來意思

恩格斯在其所著“费尔巴哈与德國古典哲学的終結”一書中講：

“全部哲学問題的最高問題，即思維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問題，……思維对存在的关系問題，即精神与自然界何者是第一性的問題。”

“哲学家依照他們如何答复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兩大陣營。凡斷言精神先于自然界而存在，从而归根結蒂这样或那样承認創世說的人，構成唯心主义的陣營。凡承認自然界为基本起源的，則屬於唯物論各派。”

恩格斯在敘述了哲学中的兩個基本陣營之后，緊接着

說：

“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这两个名詞，本來并无任何別的意思，它們在这里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的。……当給它們加上某种別的意义时，就造成了怎样的混乱啊！”

列宁在“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中也提到恩格斯的这个意思。列宁說，“恩格斯在‘費尔巴哈論’中宣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基本的哲学派別。唯物主义認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把存在放在第一位，思維放在第二位。唯心主义則相反。这个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各种学派’的哲学家們分成‘兩大營壘’的根本差別，恩格斯把它当作划分哲学学派的基石，并且率直地責难那些在另外的意思下使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名詞的人們是‘觀念糊塗’。”

所謂在別的意思上使用这两个名詞，那就是指的当时德國的庸人們，他們把唯物主义理解为饕餮、酗酒、虛榮心、荒淫、愛錢、吝嗇、貪婪、牟利、投机倒把，簡言之，即他本人暗中所迷恋的一切醜惡行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信仰美德，愛全人類，及一般地信仰“美好世界”，相信人類的進步，追求理想的目的等等。有一位斯达克，批評費尔巴哈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恩格斯說，斯达克看到了費尔巴哈有唯心主义，但斯达克批評的并不是在費尔巴哈的真正唯心主义的地方。例如他說，費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類進步云云。他以為，同情、愛以及為真理和正義服務的热忱，是一種理想的力量，這就是唯心主义。這樣對於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的了解是完全錯誤的。可是这样來使用这两个名詞的人却还不少。

費尔巴哈自己就說過：“对自己应是極嚴格的唯心主义者，要用唯心主义的道德苛責自己；若对別人，那么，除了某些情形之外，則应是極嚴格的唯物主义者。对自己，則应是極嚴格的禁慾主义者；对別人，則应是極嚴格的享樂主义者。”（这同中國社会道德所說持家要儉、待客要丰的意思是一样的。）

費尔巴哈这样來使用这两个名詞，是完全錯誤的。奇怪的是，普列哈諾夫对于这个錯誤，不僅沒有任何批判，反而極力加以称赞，說这是几句金玉之言，說这就是車尔尼雪夫斯基所說“刻苦待己、溫和待人”（中文嚴以律己、寬以責人）的意思。这里普列哈諾夫也是把禁慾克己当作唯心主义，把追求享樂当作唯物主义。

这种認識的錯誤是很顯然的。認為相信人类進步、追求理想目的，就是唯心主义，那么，唯物主义者就不相信人类進步了嗎？就沒有理想目的了嗎？認為对社会理想的信仰是哲学唯心主义的本質，难道唯物主义者就沒有社会理想的信仰么？然而共產主义社会乃是辯証唯物主义者的最高的社会理想。

馮友蘭先生在他以前寫的“中國哲学史”序文中引占姆士的話，說：“依哲学家之性格氣質，可分为兩类：一类为軟心的哲学家，其心既軟，不忍將宇宙間有价值之物概归納为无价值者，故其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宗教的、自由意志論

的、一元論的。一為硬心的哲學家，其心既硬，不惜一下狠手，將宇宙間有價值之物概歸納為無價值者，故其哲學為唯物主義的、非宗教的、決定論的、多元論的。”

這樣來區分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乃是荒謬之至。照這個標準來劃分界限，那麼，女人就是命運注定了的唯心主義者了，因為女人大都是心腸軟的、好哭的；而壞脾氣的人，殺人越貨的凶手，都是唯物主義者了。如果這也可以叫做‘哲學’，那只好稱之為荒唐哲學。

全國解放後，一九五二年十月，馮友蘭先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對於三年來新社會的幾點認識”。在文章中馮先生又回憶了他和許多人過去對於唯物主義的錯誤認識。他說：“在解放以前，有不少的人（包括我在內），現在世界上也有不少的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物’字望文生義，認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內，大概在物質方面進步，在精神方面墮落。有人就心問：中國向來有尊重道德的傳統，現在是不是拋棄了？”

這些都是對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這兩個名詞的錯誤使用和錯誤解釋。

此外，還有些人把唯物主義了解得太狹隘了。例如：有的人說，他早就不信神信鬼了，早就不相信上帝創造世界和人的胡說了，因此他早就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了。也有人說，唯物主義只在辯論有神無神的時候才有用處，此外沒有甚么用處。有些自然科學家認為自己是搞自然科學的，是天生的唯物主義者。這種對於唯物主義的了解都是很片面的。無神

論当然是唯物主义，但唯物主义并不限于无神論。无神論者在對其他問題的認識上有極大可能是唯心主義的。自然科學家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但并不是一切自然科學家都是唯物主義者。在資本主義國家，自然科學家中唯心主義者多得很。例如馬赫，在自然科學上，他是一個物理學家，但在哲學上，他却是一個主觀唯心主義者。自然科學家若把自己看成是天生的唯物主義者，那就会阻礙他們去學習辯證唯物主义這種最科學的世界觀，因而也就限制了他們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深造，束縛了自然科學的發展進步。

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都只是一种世界觀。

唯物主义的世界觀認為先有物質而后有精神，先有存在而后有思維。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則与此正相反。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義這兩個名詞只能在这种意義上使用，而不能在別種意義上使用。

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四章中講馬克思和他跟黑格爾哲學的分裂，正是由於返回到唯物主義的觀點而發生的。“這就是說，這一學派的人們，決意把現實世界——自然界和歷史——理解為它本身在那些不帶唯心主義的成見來對待它的人們面前所呈現的樣子；他們決意毫不痛惜地犧牲一切唯心主義的虛構，這種虛構是與那些從事實本身的聯繫上而不是從什麼幻想的聯繫上把握的事實不相符合的。而唯物主義的意義正不外乎此。”

這一段話與恩格斯的另一句話的意思是一樣的，這就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過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了解，

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

我們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唯物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就是从这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的。

二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 最根本的问题是是不是已经陈旧了？

近几个月来，在批判胡适胡风思想的运动中，党的思想工作已经进一步取得了成绩。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热潮。但另一方面，这一运动也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和痛恨。本月二日我就接到一封匿名信，匿名的人特别声明他并不是“胡派”，他是不是“胡派”，无从查考，但他对于目前批判胡适胡风思想，却表示了极大的愤恨，因而出来为胡适胡风打抱不平。他对于我们若干写过批评胡适胡风的文章的同志都提名属了。这并不是奇怪，这正是阶级斗争尖锐化之在思想斗争中的反映。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匿名人的指责，同我今天拟定要讲的题目有关。匿名的人在信中责骂我们批判胡适胡风所写的或讲的，都是“老一套”，“没有新东西”，并说这表现了“中国哲学界的贫乏”云云。他之所谓“老一套”，就是指得我们翻来复去写的或讲的总是这个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敌人既然挖苦了我们，为甚么我们还要讲这个问题呢？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央指示：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那末，在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

想的时候，若撇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又怎样能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暴露唯心主义的面目和本質呢？中央指示：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發展規律來進行党的工作……。这里正是教導我們要抓住哲学上最根本的問題來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想在这个思想斗争中狠狠地打击唯心主义思想，就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哲学上最根本的問題。一切唯心主义者所最害怕的就是這個問題，所以他們总是千方百計地想办法要逃开這個問題。他們就是想从逃开这个哲学上最根本的問題來宣揚他們的唯心主义思想。例如实用主义者即主觀唯心主义者杜威說：“真正的哲学必須拋棄从前种种玩意兒的‘哲学家的問題’”（杜威这里所說的‘哲学家的問題’，就是指的哲学上最根本的問題）。胡适把杜威吹捧的上了天。他說杜威是在哲学史上一个“大革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歐洲近世哲学从休謨到康德以來的哲学根本問題一齐抹煞（这位哲学史上的“大革命家”原來就是革了“哲学上最根本的問題”的命）……一切从康德以來的知識論（即認識論）在杜威眼里，都是不成問題的爭論，都可以“不了了之”。美國現代最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語义哲学家也是如此。他們說，哲学的根本問題：什么是第一性的——物質还是精神——对于“实証論哲学”是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問題，而对于這一問題的爭論，也就是毫无意义的

詞句的爭論。他們認為，關於精神和物質的關係的哲學問題是不存在的。他們說，關於自然界的實在性的論點，正跟它的唯心主義的反論點一樣，應該當做毫無意義的論點而加以摒棄。他們非常干脆地說，“我們不肯定、也不否定這些原理，而是一概拒絕這個問題。”“學習譯叢”本年第五期上有一篇蘇聯同志寫的“美國資產階級的哲學是戰爭和侵略的哲學”文章，其中也講到了這個問題。文章中說：“幾乎一切美國唯心主義派別都採用了蠱惑宣傳的手段，其目的在於取消哲學的根本問題即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為了偷運唯物主義跟唯心主義‘接近’這一荒謬思想，他們便宣稱上述問題的提法本身就是錯誤的。”中國的唯心主義者張東蓀，在給彭其相翻譯的笛卡兒的“方法論”作的序文中，勸人不要學哲學史，不要知道哪些人是唯心主義者或唯物主義者。他說，“那種哲學家的分類，即把某人認為是唯心主義者，某人認為是唯物主義者，根本就是勉強。”他認為，“讀哲學史的人，常為這種割足適履的分類所迷。”因此，他勸告青年不要相信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分。為甚么現代一切反動的唯心主義者都要避開這個問題或者干脆拒絕這個問題呢？因為這個問題是唯心主義的致命傷，一講這個問題，任何種類的唯心主義都要原形畢露了。現代的唯心主義者比古典的唯心主義者更加卑鄙無恥的地方就在這裡。古典唯心主義者公開承認他們的哲學是唯心主義，而現代唯心主義者則是狼蒙羊皮，用掩蓋唯心主義的手段來販賣唯心主義的毒藥。看來那位匿名而却自稱并非“胡派”的先生，也是很害怕這

這個問題因而極力想去阻止別人講這個問題。不過他是用了一種比較巧妙的方法，他罵講這個問題就是“老一套”。如果我們所信了他的話，不去講這個“老一套”了，那就好了，那他就达到了他們解救胡適胡風的目的了。

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所謂“老一套”的問題，是二千年來全部哲學史上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陣營的最根本的問題。哲學史之所以能夠成為科學，就是由於掌握了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作為闡述哲學史的總的綫索。中國的哲學史還待整理，而要整理中國哲學史，並能創造出一部科學的中國哲學史，也必須從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下手才行。所以，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直到現在並沒有陳舊。將來也不會陳舊，誰若企圖在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上標新立異，有所“發明”、“創造”，誰就非掉到唯心主義的泥坑里不可。馬赫主義者正是這樣，他們說他們的觀點是一種“最新的哲學”。事實上他們的哲學決不是甚么新東西，而是早已有了的不折不扣的主觀唯心主義。馬赫主義者曾狂妄地說甚么恩格斯的許多“個別”見解現在已經陳腐了。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對這種無知謬言已經予以嚴厲的駁斥，列寧說：“唔，當然如此！唯物主義者恩格斯的觀點陳腐了，而唯心主義者畢爾生與糊塗的唯心主義者馬赫的觀點却是最新的！……關於物質構成、食物化學成分、原子和電子的科學學說，是可以陳舊的，並且也一天一天地陳舊着，但是人不能以思想喂飽肚子，不能專憑精神去愛生育小孩子的這個真理，是決不會陳舊的。”列寧在“唯

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恰恰就是緊緊抓住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來徹底揭破馬赫主義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本質。列寧在這本書中反復不下几十次地提到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他說：“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天才的表現之一就在於：他們蔑視學究式地玩弄嶄新的名詞、炫學的術語、狡猾的‘主義’，而簡單直率地說，哲學上有唯物主義的路綫和唯心主義的路綫，而在兩者之間有各色各樣的不可知論。勞神費力在哲學上找尋‘新’觀點，正如勞神費力創造‘新’價值論，‘新’地租論等等一樣，乃是精神貧困的特征。”

思維對存在的關係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永遠是不會陳旧的，反復講這個問題，決不是“老一套”。中央指示要在較長時期中在大約五百万知識分子中宣傳唯物主義思想，反對唯心主義思想，那麼，在宣傳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的時候，除了從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講起，還有甚么別的办法去使人們懂得什麼是唯物主義，什麼是唯心主義？我們現在才開頭來講這個問題，就已經是“老一套”了，那就只好收拾起來不講了。可是，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不是講的太多了，而是講的太少了。在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中宣傳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就是要普遍地使他們都能清楚明白地了解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只有大家都了解了這個哲學上最根本的問題，才能劃清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思想界限，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自覺地去克服主觀主義，自覺地按照唯物主義的原則辦事情。我們有些幹部還有主觀主義思想，這正好說明了他們還沒有自覺地在思想上劃清唯物主義和唯心主

在的
觀唯
这个
之一
語、
路線
論。勞
‘新’
正。”
远是不
央指示
主义思
对唯心
有甚么
主义？
了，那
是講的
宣傳唯
明明白地
这个哲学
想界限，
按照唯物
思，这正
和唯心主

义的界限。在我們党和國家的干部中，很少有人理論上主張唯心主义，誰也都是在口头上承認唯物主义，可是許多人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不是按照唯物主义的原則办事情，而是按照唯心主义的原則办事情。为什么会如此呢？就是因为他們的思想沒有嚴格地受過唯物主义的鍛煉，沒有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不能自覺地堅持唯物主义的原則，不能自覺地警惕唯心主义的錯誤，因而常常不自覺地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并給工作以很大的損害。

思維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世界觀的問題。辯証唯物主义是工人階級政党的世界觀。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觀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觀。作为党和國家的干部，每个人都必須確立起这种科学的世界觀。但我們還有許多干部，並沒有建立起这种科学的世界觀，并還沒有同旧的世界觀分家。“共產党宣言”上講：“共產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遺傳下來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徹底的決裂；所以毫不奇怪的，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过去遺傳下來的种种觀念实行最徹底的決裂。”从我們党和國家干部的思想情况來看，不少的人腦子中還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这就說明他們還沒有同过去遺傳下來的种种觀念实行最徹底的決裂。至于象高崗饒漱石那樣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他們滿腦子還是充塞着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觀，更是非常顯然的。列宁在“歐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中曾介紹过荷蘭馬克思主义者潘萊枯克所著的一本小冊子，其中有一段話，列宁認為是完全正確的。這段話是这样

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在各個國家和各個國民經濟部門中間，是各不相同的。大工業發展程度最高，工人階級及其思想家領會馬克思主義也最為容易，最為迅速，最為周到，最為牢實。落后的或發展速度落后的經濟關係，就使得經常有一些只能領會馬克思主義中某幾方面，只能領會新世界觀中個別部分，或只能領會個別口號和要求，但不能堅決拋棄一般資產階級世界觀、特別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世界觀所有一切傳統思想的分子來參加工人運動。”拿這一段話來對照一下，在我們的革命隊伍中，有些人的思想情況，不也正是這樣嗎？我們中國正是一個經濟關係發展落后的國家，許多從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人參加革命的動機是各種各樣的，他們也往往是只能領會馬克思主義中某幾方面，只能領會新世界觀中個別部分，或只能領會個別口號和要求，但不能堅決拋棄一般資產階級世界觀特別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世界觀所有一切傳統思想。這一點，特別是當我們的革命進入到社會主義階段時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講：“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現在我們的偉大政治任務就是實現社會主義，如果參加執行這個偉大政治任務的人不能同過去遺傳下來的種種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不能堅決拋棄一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世界觀所有一切傳統思想，也就是說，他們的頭腦中還保留着資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那就不能完成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政治任務。宣傳辯證唯物主義思

想，目的就在于用共產主义世界觀來武裝我們干部的头腦；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目的就在于从干部头腦中把那些过去遺留下來的种种观念清洗出去，使干部坚决地拋棄一般資產階級世界觀所有一切傳統思想；而這一切都是为了搞好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我們不能用資本主义的方式去經營社会主义的企業。因此，必須把当前宣傳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这个思想工作与我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結合起來看。有些同志認為哲学同实际工作距离太远，覺得实际工作还忙不过来，哪里还有閑工夫來搞这些名堂呢？或者把批判胡适胡風思想的运动只看作是文化藝術部門的事，与經濟建設工作无关，这些看法都是不对的。如果宣傳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与实际工作无关的事情，那我們尽可把这件事推迟若干年，譬如說，推迟到三个五年計劃完成以后再作，也不算晚。可是这并不是这一类的事，而是与实际工作、与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工作密切相关的。

恩格斯在“費尔巴哈与德國古典哲学的終結”中說，“新的学派（按：即馬克思主义的学派）所不同的，只是在这里首次真正嚴肅地对待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觀，这世界觀已經徹底地——至少在基本点上——运用到所考察的一切知識領域里面了。”

真正嚴肅地对待唯物主义的世界觀，把这个世界觀徹底地运用到所考察的一切知識領域里面去，这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的表現。